

# 诗人摄影师：不怒不哀，充满力量 严明摄影集《昨天堂》拍出世界底色

品读



摄影师严明

白

摄影师严明是一个总是保持微笑的人，温和，不激烈。他背着相机，徘徊于新旧交替的乡镇村野、城市边缘，把镜头对准那些极易被忽视的个体与角落，用独特的表达方式，拍下无数令人动容的画面。这些作品自然端庄，和他一样温和，却又无一不流露出对这个国家传统人文景观、精神风貌的悲悯和思辨。这是他二十年如一日践行着的理想主义。

从教师到摇滚青年，再到记者、自由摄影师，“诗人摄影师”严明身份的转变，或许给了他很不一样的视角来观察世界，也有了不一样的表达方式。2021年他最新出版的摄影作品集《昨天堂》收录了2007年至2021年拍摄的、从未正式结集发表过的108幅作品，这些作品是严明走南闯北多年用摄影诠释人生的典藏，是他用生命中最好的光影置换的定格瞬间，是严明亲手交还时间的礼物——他的过往、他的昨天堂。



《昨天堂》

他的每张照片都传递着诗意

严明的作品深受喜爱。欣赏者包括贾樟柯、胡歌、叶锦添、陈晓卿、五条人、汪涵等。贾樟柯看严明的照片最主要的是看诗意，“他的每张照片都传递着诗意。事实上不是他捕捉到这些诗意，是他创造了这些诗意。没有严明的情怀、学养、美术训练、视觉训练，以及活生生的情感运动，任何景物出现在面前时，你都会熟视无睹的。所以它不是记录，不是捕捉，而是深刻地创造。”

叶锦添则从严明的作品中，“看出他是干净的人，所以带出干净的能量。好的摄影师对时间有一种敏感，知道什么时候要按下快门。他会在时间脉络里等待按下快门的一瞬，要静下心来去等待。而这种等待，其实是一种找寻。”

陈晓卿很欣赏严明身上特别有诚意、特别坦诚的一面。“他的照片在中国摄影师的照片里有独特的气质，他不怒不哀，照片里有非常有力量东西。”

用黑白胶片拍下世界底色

在这个匆忙的时代，作为理想主义的践行者，严明二十年来一直跋涉在苍茫大地、山河旷野。宁夏镇北堡影城的假桃花、泰山之巅微弱的小灯箱、嘉峪关雪中翩然的舞者、四川安岳因千年风化而面目模糊的佛像、甘肃陇县雪地里花衣男孩、重庆奉节又车上的年轻人、湖北宜昌长江边独自怅望的小职员、黑龙江鹤岗的江上渔夫……严明透过方形构图，用黑白胶片拍下无数令人动容的画面，存留下传统人文的流动和消逝，记录如你我一样的大国小民。

除了严明写的序言和每张照片旁简单的图说，在《昨天堂》里没有更多的文字了。108张自选的照片被他分成四个部分，静默无声地排列，却讲述着成千上万个故事。翻看这本摄影集的过程，是跟着严明的眼睛和思绪漫游的过程。这种跟随并非强制性的、线性的，作为观者，我们随时可以跳脱他视觉行进的方向或双脚行走的路线，创造自己的观看体验。

严明的作品总携带着一种“作者摄影”的口音，当人们好奇这种口音的基因是从哪里来时，这位来自安徽的小镇青年用他始终保有的真诚、敏感、温暖、浪漫、幽默、不怒不哀，给出了只属于他的世界底色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
实习生 李心月

有厚度有温度的极简大清史——《大清小史》自序

□向敬之

写完《大清定局》《明清破局》《康熙奇局》和《雍正迷局》后，不少朋友建议笔者继续写乾隆以降的中晚清，但笔者没有顺势而为，而是根据最新掌握的材料，重新写涉及清史各个时期的政治嬗变和社会发展的书。于是有了现在这本《大清小史》（人民东方出版传媒、东方出版社2021年10月版）。

这本书注重细节分析和事实推理，在“辽东崛起”“一统天下”“盛世迷局”和“王朝末路”4个篇章中，铺展开300年的清史。这册“小史”中，包罗了太多的精彩，逆袭与争斗，更有合作与情爱，将一系列连贯性的大事呈现其中，展现出有历史厚度、思想深度和文化温度的极简大清史。

多尔衮为何无缘帝位，他与孝庄的“私情”有几分真实？两个于成龙同朝为官，康熙对他们是否区别对待？康熙盛世威名之下，为何最厉害的雍正却没有存在感？乾隆与继皇后的恩恩怨怨，是否对清朝的发展造成了断裂式悲剧？历史上的纪晓岚与和珅，真如影视剧中那样水火不容吗？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之间，纠缠一起为何又有太多的说不清？……

笔者跳出传统的说史模式，以大家熟悉的影视剧为切口，把讲史、说剧、读书、批评融会起来，形成文化历史的新视角，解读大清王朝的嬗变：多情与冷血，放荡与克制，智慧与昏庸，兴盛与衰亡……

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，都是以特定的历史时代和人物为背景，但是，二者又有不同。历史研究多为客观行文，充满学理和思考；而历史写作，不免伴随想象的发挥。历史作家蔡东藩的《通俗历史演义》，把历史解读演义化，把细节叙述点染在粗线条勾画中，貌似文学，又满是史观。而在国外，如美国的魏斐德、史景迁等，则以优美晓畅的文字解读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朝代更替、人物关系，有着鲜明的“说故事”笔法。

说故事，就是以故事性引发读者的强烈兴趣，满足读者喜好猎奇和消遣的心。学者黄仁宇实践大历史观，风靡一时，带动许多

层次不同、认识各异的历史写作者趋之若鹜。生动的故事叙述，引起读者对历史制度、人物、事件和利益博弈的兴趣，却难以真实的历史感，激发更多的历史文化思考。笔者也曾希望能写作那样的畅销书，然而还是走了一条介于学术与通俗的中间路线，尽可能使用第一手材料，不畏查阅古人刻本、抄本甚至是手稿的艰涩难辨，适当引用原典内容，追寻学术通俗化之路，用雅俗共赏的方式传递人文关怀。

2017年开年，央视首播《于成龙》。开播当天下午，笔者接受了一个任务——写一篇观感。笔者知道于成龙这个人，写过康熙朝的多篇文章，但囿于材料掌握不多，于是再次系统地熟悉了《清史稿》《清史列传》中于成龙、陈廷敬等人的本传，以及《于成龙集》中的政书奏疏与碑铭传略，近距离感受一代名臣于成龙清廉淡泊、莅事忠勤、苦节克贞、鞠躬尽瘁的作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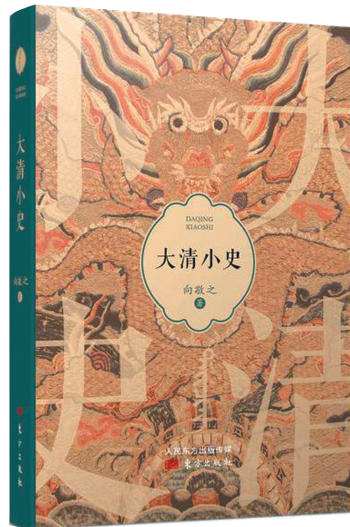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朝，叫于成龙的有两人，一老一小，同朝同仁。前明副榜贡生出身的山西人于成龙，为康熙盛世的到来，开启了弊革风清的时代风尚。330多年过去，“天下廉吏第一”的于成龙，仍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。《礼记》有云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，顾炎武曾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于成龙出任之初，以“心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，誓勿昧天理良心”为己任。这是他的终极理想，也是他的人生追寻。这也是清朝能入关问鼎、一统全国，让无数汉人士大夫为天下安宁、国计民生，不惜前仆后继、殚精竭虑的原因。

仔细了解了于成龙生平情感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后，笔者写就了《300多年过去，于成龙为何还在影响着中国》一文。在文中，笔者尝试利用第一手资料和档案，尽量以历史文献为依托，适当运用想象，客观地返回历史场景，对明清之际的具体人物进行研究，没有掺杂太多的主观情感与历史局限。

清朝悬疑公案不少，如顺治帝的董鄂妃是不是董小宛？康熙遗诏上究竟要传位给谁？乾隆为何痛恨继皇后到了极致？学者探讨，争议不断。笔者甚至认为雍正元年首次密建皇储的对象，不是后来的乾隆弘历，而是雍正有意宠年羹尧而另有其人。争论纷纭，都是源于各自对满汉材料细节的不同掌握和不同理解。

重返历史现场，照鉴王朝背后，需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下的民族局限观，审视明清之际社会秩序重建及满洲统治者的历史作为，反思清朝盛极而衰的全球背景。这其中，有着说不尽的悬疑、说不断的细节。

在如今的中国，我们可以循着历史材料中的细节，进行思想考量与社会观察，结合现代中国特色的国情，找寻到尊重历史与冷静思考的重心和起点。



《大清小史》



严明摄影作品。